

一些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有“套路”

“科学填报志愿,珍惜每一分”“填个好志愿,上个好大学”……高考结束后,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再次成为热点。

近期,一些机构面向考生推出各种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价格动辄数千元、上万元,有的甚至近2万元。这笔钱花得靠谱吗?“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调查。

志愿填报服务缘何成热门“生意”?

全国3000余所高校、800余个本科专业,报录规则多,专业方向亦有变化。面对高考志愿填报,有的家长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如何用过往经验给孩子专业上的参考建议,如何更快速掌握全面信息?

多名受访考生及家长提到,高考结束至填报志愿系统开放这段时间较短,面对高密度信息量,只能“突击”了解院校和专业,寻求更为“专业”的建议。

记者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高考志愿填报”,粗略看下来,有20余款App安装量在百万次以上。

记者选择安装量较高的一款下载试用,输入省份、选科和分数,系统生成若干所“适合我的大学”,选择“智能填报”,可以看到按照“冲”“稳”“保”三个层次推荐的部分院校、专业。如果希望获取更详细的介绍、信息,则需开通300多元的“志愿卡”。

在一些城市,有机构提供高考志愿咨询师“一对一”服务,标榜“专业”“个性化服务”,收费往往高达几千元乃至上万元。

记者来到东部某省会城市闹市区一家咨询机构暗访,路口斜对面就是一所全国知名高中。“单独志愿填报是6980元,还有9800元、12800元等档次。”这家机构工作人员说,“要想报名的话就抓紧,好多人已经报了。”

在重庆一家志愿填报指导机构办公

室,记者看到墙上挂满了各类资质证明:心理咨询师证书、中国教育在线高考志愿咨询师荣誉证书、重庆市教育学会某讲师团成员聘书……根据指导老师的经验丰富程度,指导价位分为4800元、6800元两档。

“我们读书不多,身边也没有几个懂行的亲戚朋友可以咨询。虽然学校老师也提供志愿填报指导,但我觉得他们不够专业。”一名前来咨询的家长说。

有机构盯上了高考志愿规划师培训。记者报名进入一个“高考报考导师训练营”微信群,群主称,只需4980元报名费,学习4周便可考取证书入驻公司平台,由平台派单,为客户提供咨询。“一纸方案的收入就有800元至1500元……至少服务30个学员是不成问题的。”

“规划师”靠谱吗?

花高价请来的“规划师”,能够提供等价的服务吗?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规划师”鱼龙混杂,“套路”很多。

——以“专家”名头,骗取家长信任。西部某地一家志愿填报指导机构“蜗居”于一家艺术培训机构里,却挂出一块“某地志愿填报中心”的牌子。该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有一名“专家”是某中学在职管理层干部,有十余年志愿填报指导经验,是“教育部督导专家成员”。

记者向当地政府教育督导室求证,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太靠谱,督学要持有国家颁发的证件”,并提醒“即便是真正的督学,也不能利用该身份做志愿填报指导的生意,并且这一身份与填报志愿的专业性无关”。

——持“证书”上岗,包装专业能力。一家线上售卖规划师培训课程的机构工作人员坦言,没有“高考志愿规划师”职业

资格证书,这一行“不存在持证上岗,证书没特别大的意义”;如果需要证书“包装自己、便于从业”,只要交800元,无需考试,便可给一张专业人才职业技能证书。

——凭“话术”招生,靠“大数据”辅导。有的机构的“规划师”其实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一名曾在某机构做兼职规划师的学生透露,机构会给他们短期培训十几天,教给他们一些话术如“考得好不如报得好”“报考数据量大,自己根本看不过来”等,然后用大数据系统生成一份针对性并不强的方案。

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些机构应用的所谓大数据工具,多数是套着“AI智能分析”的外壳,实际仅做了网络公开数据汇总。

高价购买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实则与考生自己研究报考规则作出的判断相差不多。东部某高校大一学生小郭去年花6000余元在生源地购买了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大部分规划师就是帮着筛一筛符合要求的学校。我想着收费贵的应该更专业,结果他们报的跟我自己报的一点区别也没有,他有时候知道的还没我多。”小郭说,感觉钱白花了。

如何弥补“信息差”?

教育部连续多年发布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谨防“高价志愿填报指导”诈骗陷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还会同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专项治理。

考生和家长有必要为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付费吗?

“对于考生来说,与其听信某些‘高考志愿规划师’的‘专业指导’,不如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个人爱好、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充分利用公共信息资

源,科学合理确定适合自己的高考志愿。”浙江大学本科生招生办主任汤海旸说。

多名往届考生和高中教师指出,认真研究各地教育部门、各院校发布的公开信息;明确自身特长兴趣,不盲从、勤思考;积极向学校老师、学长学姐询问经验——做好这几点,就能够作出较为满意的志愿选择。

“高考志愿填报是高中毕业生的‘最后一课’,填报志愿的过程,本身也是考生认识自我、规划未来的重要一步。”一位资深高中教师说,不宜将志愿填报只寄托于“花钱解决”,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采访中,很多家长反映,当前高校专业日新月异,建议教育部门将相关数据及报考信息更大程度公开,避免给某些一味逐利的志愿填报指导机构留下可乘之机。

对此,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今年首次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大数据,免费为考生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

汤海旸认为,高中学校作为开展志愿填报指导的主阵地,对学生的帮助作用还有待加强,这在农村高中学校表现得尤为明显。“建议进一步加强对高中教师的培训,把包括志愿填报指导在内的学生生涯规划教育融入高中日常教学。”

“生涯教育与思政教育、心理教育可一体化融合开展,促进高中学业、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衔接贯通。”全国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研发基地首席专家顾雪英建议,尽快设计出台面向高中的生涯教育课程体系,让学生在高中阶段主动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和优势所在。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杨湛菲 周思宇 陈席元 刘宇轩,参与采写:杨芊叶)

从乡野山歌到世界非遗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新华社兰州6月22日电(记者郎兵兵)当夏天的风,吹绿了西北的森林草原,吹开了漫山遍野的花朵,“花儿”歌手们便相聚在青山翠谷中一展歌喉,嘹亮的歌声吸引周边群众慕名而来,共同开启数百场独属于西北人浪漫的乡村草地音乐节——“花儿会”。

2009年,“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乡野山歌一跃成为世界级非遗,其背后究竟蕴藏着何等魅力?

古老的“花儿”,活着的《诗经》

“花儿”是广泛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的一种原生态民歌。

“青丝垂柳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明代诗人高洪的《古鄯行吟》是目前已知最早关于“花儿”的记述。然而,一些研究学者认为,“花儿”的形成时间可能更早。

“‘花儿’与《诗经》一脉相承,被誉为‘活着的《诗经》’。”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张润平说,“花儿”曲词优美、善用比兴抒情,不论遣词造句,还是格律形式,与《诗经·国风》中收录的各地民歌如出一辙。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经·蒹葭》借景抒情,表达爱而不得的忧伤。而一首“洮岷花儿”：“云彩退了天晴哩,牡丹开的照人哩。说下你叫我寻哩,杜(丹)叶大者咋寻哩。”以花喻人,亦表达了相似的惆怅。

如今,按照音乐特点、歌词格律和流传地区不同,“花儿”大致可分为“洮岷花儿”“河湟花儿”和“六盘山花儿”等类型。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四级调研员季绪才介绍,岷县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最早命名的“中国花儿之乡”,是“洮岷花儿”核心传承区。“洮岷花儿”从古至今主要传唱“啊欧令”和“两伶儿令”两种曲调,沿袭了“花儿”最原始的唱法,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甘肃岷县十里镇“大沟寨花儿会”上,群众围座在山头听“花儿”。岷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花儿会”一场诗与歌的狂欢

“花儿一唱人就来了”,是岷县人相沿成习的“花儿”约定。

6月19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位于岷县十里镇大沟寨村的五台山上时,熙熙攘攘的人群便纷纷涌向“花儿会”主场。

“黄瓜扯蔓墙上搭,花儿的把式高唱家,我多久把你缠上哩,缠上我把心放哈。”一名女歌手大胆示爱。

“一对黑牛犁药地,你拿实心我拿意,迟早要在一起哩。”一名男歌手积极回应。

妙语连珠的歌词,婉转悠扬的歌声,现场观众听得沉醉入迷。如此热情似火的“花儿”对唱,使整座五台山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

“只有走进‘花儿会’,才能听到最原

汁原味的‘花儿’,读懂产生这种音乐行为的完整语境,窥见它生生不息的奥秘。”厦门大学音乐学教授王珉说,“花儿”是平民的诗歌,“花儿会”是人们尽情释放喜怒哀乐的狂欢节。

52岁的“花儿”女歌手蒲次菊撑伞歌唱,神采飞扬。而平日里,她在乡下经营废品回收站谋生。

“磨里磨的青稞面,一年三百六十天,我不唱花儿心不甘。担水钩子往上弯,我住纳纳禾驮朱麻滩,人多地少光阴穷,我把男人和娃引进城。”嘹亮的歌声传达了她的热爱“花儿”,同时勤劳致富,把丈夫和孩子接到县城安家的事。

荷兰莱顿大学客座教授高文厚热衷于研究中国民间音乐。20多年前,他曾两次来岷县对“花儿”进行田野调查,今年他

再次出现在“大沟寨花儿会”上。

“音乐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感到幸福。‘花儿’歌手们聚在一起,能连唱好几个小时,有时甚至一整天,我能从他们脸上看到发自内心的快乐。”高文厚说。

多民族共唱 百“花”齐放

20日晚,一场盛大的“花儿艺术节”在岷县县城启幕。骤雨初歇收敛了夏日热浪,成千上万名山乡群众涌入洮河之滨的主会场,参加这场“花儿”盛会。

夜色朦胧,华灯璀璨。由“洮岷花儿”传承人、青少年、舞蹈团队联袂演绎的开场歌舞《唱花儿的花儿》,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人们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享受古老“花儿”带来的别样快感。

“九曲黄河十八道弯,黄河滩是我们的家园。”在“花儿艺术节”现场,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花儿”传承人撒丽娜用《九曲黄河我的家》选段,展现了“六盘山花儿”别样风采。

“花儿”是由汉、回、藏、蒙、土、东乡、保安、撒拉、裕固等多民族共创共享的民歌。

“一唱花儿,心就靠近了,她们唱得又高又好听。”“洮岷花儿”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郭成至今仍记得,他20多岁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和素未谋面的藏族姑娘隔着树林对歌的场景。

长期研究“花儿”的民俗学家、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柯杨表示,“花儿”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由多民族共同创造,却主要用一种语言(汉语)演唱的民歌,充分体现了我国民族交流交融和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更精彩。撒丽娜说,共用汉语演唱让“花儿”可以被更多人听懂。

“花儿”听着听着就“开”在了心里。甘肃省民族音乐研究中心主任孔庆浩说,“花儿”融入 to 西北人民生活中,融进了他们生命里,滋润着各族群众的精神世界。